





渭上續稿卷之八

關中南軒叔後甫著

中序

頻陽四先生集序

頻陽令劉君景澤甫政成之暇爰稽鷄菴張公  
石壘李公斛山楊公暨今立山孫公之文若詩  
選且彙焉付之剞劂旣成泰乃文學杜君子謙  
甫持而過余山居問序余誦之輒憇然嘆曰休  
哉茲表先風後之典也劉君蓋有當於心矣豈  
徒詩文之選云往余旁攷載籍見學士家譚說



古今文詞率謂六經後有史記三百篇後有杜  
詩則文當學馬詩當學杜固矣乃論者且謂太  
史公識不逮理而宗杜者亦唯取其忠憤憂國  
之心恒見諸辭焉殆有味乎其言之也何也辭  
以盡言氣節為衛言以盡意理義為宗而忠愛  
者固其本也假令忠不至則義不立義不立則  
節不著節不著則氣不克即詞邁往哲紙貴洛  
中其於國運風化奚裨哉余嘗聞之谿田馬  
先生稱說國朝名臣獨頻陽有三賢輒愔然  
仰愴然思焉其謂鸚菴公文質彬彬求仁得仁

斛山公匪躬蹇蹇節不可奪揆之事實誠當也  
第謂石壘公為才兼文武而於劾罷中丞奏禁  
權增事似尚未盡白焉竊嘗論在公墓表中矣  
無何乃見立山公者力却當路之請不樹巨闥  
之坊則又羨其屹然獨立有三賢之風云於乎  
精忠勁節正氣讜猷均足砥狂瀾而翊國運  
非淺歟也今讀其文若詩其嗷嗷忠憤之心儼  
然令人生氣顧可但以文詞視邪即此號於人  
曰頻陽有四賢信矣後有聞風而興者又孰不  
曰四賢垂範之功大也然則劉君梓集之意謂



不在斯哉謂不在斯哉

賀張母趙太孺人榮受 勅封序

趙太孺人者渭南令張侯母也侯令渭南三載報政天官天官以治行最上之 天子 天子予之 勅封其母為太孺人蓋以顯揚大典勵臣子云時太孺人居在宦所春秋七十有九高矣康強若少壯然侯為具翟冠錦帔銀帶緋袍太孺人服之北向望 闕拜稱謝已坐堂上侯率其婦洎諸家衆羅拜堂下持觴上壽懽甚侯固以養志重 君恩也維時邑大夫士張具外

庭請太孺人出受賀太孺人辭謝乃觴侯而屬余言紀其事余輒怆然嘆曰休哉竒觀矣余嘗從銓大夫後遊燕趙間聞燕趙人譚說節孝之家輒首稱太孺人節張侯孝余心竊慕之顧其時侯方為諸生有聲而太孺人孀居九熊蓋已茹苦有年云無何侯成進上奉 命治渭南且與太孺人來就養夫耽脂而忘藿炫采而厭素人情之大較也乃太孺人服澣食蔬一如家居時聞嘗躬績以督諸婦侯見之慰曰得無勞我母乎太孺人愀然諭曰爾獨不聞鄭善果位三



品貴矣其母猶然自績邪且古云三載考績績之為言績也又素績也爾試繹之居官若是可矣侯於是悽然頓首謝聞者咸曰太孺人達義方教遠有斷機風若是而以侯登上考歸功太孺人奚不可哉即承寵地封非浮矣夫為親教子孰不欲其子貴為子盡忠孰不欲其親顯顧千鍾可徵而建養難逮矣而上壽未艾難壽矣而時值久任難余嘗旁攷循吏久任莫逾漢唐然且錫金遷秩者居多而地封建養者則寥寥甚睹焉今觀太孺人暨侯固獨兼之矣誠竒

觀盛事也脫非節以貞教孝以盡忠能然哉能然哉於乎茲為太孺人賀也故特論著其獲封之繇大都若此若侯之冰操朗鑑踔樹深仁自有兩臺薦剡及渭民之口碑彰彰在也頃之侯且徵入青瑣游陟台樞則太孺人當進膺崇褒懋衍無疆之壽祉又自有執彤管者為紀其盛譯乎余言贅矣

賀郡伯可齋張公首受臺旌叙

國家監漢制勅激揚典以風勵守令謂守令親民所關視諸司獨重也然攷兩漢循吏傳不越



十餘輩而璽書褒勵者又不人人見今制則寄耳目於直指使者俾歲一報薦用備顯庸而卓異治行往往蜚聲寓內奚翅兩漢盛邪頃主上迺懲速化之弊復久任法守令而蒞事未期則直指者不得濫登薦剡固誠慎之矣間有蹕絕之才即事聲馳者使弗豫旌之欲以勵賢風世能哉故又俾直指者得便宜移檄而非治行果卓異不得輒與盖又重且難之云可齋張公守華數月而德政旁孚頌聲歛然大作余渭人也距華五十里而近以故華下父老稱述公

政者余得事事聞焉大都謂公能平獄訟均賦徭又能軫瘼節財供侍大省又廉且法而竒請它比者不得干以私又倒屣側席禮賢育士而學校興士氣振矣余嘗愔然嘆曰信哉其漢循吏者儔乎即以薦之主上可矣頃之河東按鹽使者趙君廉公賢特移檄勞公蓋遵未期之例且獨先諸初任者謂為竒邁殊典非耶於是察佐高君輩席公之榮將有贈也來授余簡余復恹然慕憬然思焉夫父老所稱述洎直指者所旌異皆政也而未溯其源也余嘗竊從縉紳



後習聞趙世家率推轂張氏多賢而可齋公者  
又邃學純孝人也當其夙承庭訓觀光上國  
時所裹秉獨睥睨一世尋顧失怙乃所朕圖所  
為繼志亢宗者期不在龔黃後而熊九淬志板  
輿迎養又恒承顏砥節奉職無斃焉公誠邃學  
純孝人矣於戲古人謂求忠臣於孝子言有本  
也又謂事君不忠非孝言罔極也公其持此以  
徃凡直指按部者必皆多公之治行而具聞于  
上諒即召躋樞要懋展嘉猷所策樹禔翊宜  
不啻治華云云而今茲之受旌特姑為之地耳

此固公生平所自期而余因以亟望之也諸君  
歸而述以告公意有當於公矣即余所稱賀者  
寧獨一時榮耀云哉

刻少陵純音序

少陵純音者先伯父瑞泉公所選也伯父舉正  
德辛未進士初授支部即當是時李空同何大  
復薛西原康對山王漢陂馬西玄諸公以詩鳴  
轂下而伯父與之結社唱和率宗唐大家識者  
謂明詩至是一變而復古夫固有味乎其言之  
矣或者弗察乃妄議曰杜詩弗麗於往度且太



沉著無風致不可學於戲知言惟艱哉伯父於是披閱杜詩全集取其純者若干首彙錄成編名曰少陵純音蓋唯標詩聖闡懿矱也間命門人石疊李公為之音釋又命先大夫姜泉公校而叶之揔之便觀法用關蹊逕云顧藏諸家笥今越七十載矣余獨慨夫清廟之音夜光之璧宜與人人共聽睹也而伯父昭往迪來之意顧可竟秘弗宣也邪輒鳩梓人刷於家塾以視後學且俟知言者相與考訂云

恩褒贈言序

恩褒贈言者贈太阜楊子之言也楊子之父斗崖公嘗以冢嗣太巖子官胄監博士會主上覃恩得貤封如其官渭之大夫士聞而榮之相與為言以贈稱恩褒章君寵也或曰寵以兄錫而贈其弟者何渭上子曰禮有以義起者情所弗容已也太阜子署渭諭事三載而德教洽士心服矣服斯感感斯頌於是觸事興懷言出而韻形焉聞者取之名曰詩也且凡人子之仕也唯顯親是蘄奚有於兄與弟之別也而親榮則子悅教洽則頌作皆情也又奚有於兄與弟



之別也夫情發於詩詩協諸義即贈弟以昭兄之能顯其親奚不可哉或曰諸士隆師而贈以言固矣大夫者謂之何渭上子曰亦古人賦緇衣咏有臺義也其情猶諸士也於戲君子觀於是謂足章主上孝治之盛風臣子錫類之良非邪若其祖先之貽謀斗崖公之庭訓太阜子兄弟之閎猷連業則諸言備矣余奚容諱云

擬鹽政條例序

余聞周官具而法度彰坊記作而民欲止嘗竊嘆為政者不可以無法矣及讀漢鹽鐵論見其

敷叙故實卓有成法則益信勅法者不可一日廢掌故也惟我國家監古權鹽佐縣官之急而河東鹽法載在令甲久矣初隸河東監司洎成化中始勅御史彈壓之蓋誠慎重之云百年以來其間領而治者不知凡幾人而其所建白者不知凡幾上矣明命赫然章程大備沿而俟諸百世可也顧日移月易更代無常而案牘掌吏胥之手其始未嘗不存乃後稍殘缺逸遺也間有存者則又漫漶充棟而姦弊纍纍莫可究結矣當責者其何說之辭余受事來勉圖



振刷顧聚訟之縉紳盈庭之士民汴沫之刀牘  
曷從訪而忱之乃日眷眷然懼其靡所持循也  
因督吏胥蒐度閣舊卷暨齏司文獻旁叅博考  
紕繆弗可據者去之繁與復者刪之幽者闡之  
支離而渙者合之譌者更之弗宜於時者裁之  
畧與闕者補之遂成一帙章之赫號付之剖劂  
命曰鹽政條例將與共事諸司遵而行焉脫後  
有男女薑韭計畦分甌工海王之智醯漿腊膾  
羹坭量甌蹈心計之巧鬻池煮淤寬權罷紙效  
文學之喙若無在庫庫條例者而敝帚覆甌視

之余不敢知然適矢復沓方矢復寓無矢雖伯  
昏無以措杯肘紫二不墜紫三不墜無丸雖疴  
僂無以掇承蜩而是條例要領注錯轄膠錙悉  
足以昭 列聖之廟謨足以彰先哲之石畫雖  
有懷竒負杰筴鹽政者無條例其計畫無復之  
耳謂茲少有裨於鹽政余亦不敢知第俾後之  
監鹽政者有所考而徵焉是則余之意也如其  
筆削以俟君子

贈西京司理慕劬張公擢地官郎序

西京司理慕劬張公以治行擢地官郎渭上郭



進士俊過易谷南子質曰司理職專法比而擢  
司度支者何易谷子曰通方之才不局於用遐  
覽之抱不匱於施要在明習治體隨所任而功  
澤被於當世爾矣今夫司理者雖職專法比而  
法之所關則諸司六計吏弊民隱悉聽釐焉矧  
西京夙稱繁劇甲於天下而又兩臺監司泊二  
千石凡所按職執事程石解紛咸於司理托重  
則凡上宣德意下紓民隱唯司理責矣苟非通  
才遐抱而欲事無踈謐其孰能哉余聞公之履  
任閱五載久矣凡所關決剖斷亦唯持鑑秉公

無苛令無骫法務在省刑宣惠而竒請它比之  
姦無所容於側其所懋裨郡治弘紓疲黎之隱  
豈淺歎哉以故兩臺交章屢薦 天子廉而擢  
之謂以通才遐抱非邪郭子曰 國制司理暨  
守令三載上計間有治行卓異者 召入臺省  
邇來則稍遲之需再計矣固誠慎且重之也迺  
若公之治行顧獨不 召而序遷者何易谷子  
曰 主上勵精籲俊遵登化理越十有六載海  
內浩穰堪堪馬稱太平矣顧年來南北水旱為  
災度支數數報歉惟是 宵旰先憂益重地官



之選冀得通才遐抱者任之以故余觀於公之擢地官而諒其才且賢觀於時事又諒主上之軫念國計而急於用賢也郭子曰君子之事君也每沮於不見知而施鮮得竟也若公者可謂見知於上而展錯有會矣行將何如以報稱邪易谷子曰財賦者民之所天而國家之命脉攸係也乃今南北水旱頻仍而秦晉趙魏之地且兩歲不熟殍逋相望矣即居者十九懸罄征輸何所取盈以故倉庾在在告乏當事者議不過勸賑煮粥以拯目前之急而緩征之說

又竟無所裨不得已迺亟請內帑以資常平宣上德頃且量發數萬金所全活奚翅億萬命此其德惠不甚溥邪第聞內帑所儲近亦減昔之半恐非經久可繼策也節縮調停司柄者宜有定畫矣然此特論治病之標耳其病本則在下崇侈而去約上急征而尠惠俗尚日靡士習不振以故官衰不做寵賂日滋民隱莫達而國家之元氣日索矣即欲解絃而更張之信非樽節愛養與民休息不可然非禁侈黜衰以共培元氣恐其病滋深即俞跗且柰何哉公固通方遐



覽士也當必大有所建明祛虛恢而責要實以  
葆民命固邦本不但會計出納若尋常為也即  
海寓有大幸矣徒西京有恃云哉郭子唯唯而  
退翌日公趨命道渭上郭子為公鄉試所取  
士也復過易谷子旬贈言易谷子亦沐公治波  
者義不容嘿遂述前所與論者贈以頌之且為  
朝廷得人慶焉

贈邑侯際虞崔公兩膺臺獎序

際虞崔公蒞渭南五月令行惠洽賢聲籍籍著  
關輔間會按巡御史姚君權鹽御史李君以次

報命顧局於未朞例不得薦乃皆移檄嘉獎焉  
大都謂若古循良卓異然者足以底績風世也  
邑人士聞而懽呼載道胥謂邑得賢父母且逢  
明御史吾子民將大有攸賴云於是文學蕭子  
輩將夙幣稱賀乃率諸生過余問叙余聞民難  
慮始上不易獲崔公蒞渭未幾而民孚其惠上  
嘉其賢焉謂非有道以致之其能哉今夫為令  
之道襲其常而畏難者不足以圖治乘其弊而  
任怨者始可與庇民苟非解絃易調獨斷以宣  
化則惠闕而民懟矣安望其能獲上也余嘗習



於公之治矣當公蒞渭之初會歲不熟者再矣  
殍逋相望里閭縣罄而議賑者既未之及發軔  
者仍促其限民可堪命乎公獨緩征儲穀亟請  
發庾以濟待哺又條上常平法足稱導利石畫  
所全活奚翅千萬命也惡少迫於饑寒初為鼠  
竊既而肆掠無忌公謂情固可矜漸不可長也  
乃嚴保甲之規縣追捕之賞即四境晏然矣渭  
俗士崇禮義而民急公家往稱易治也顧年來  
治尚操切刁魁乘機煽訟狙黨盈庭巧詆叵測  
公則憤然折以平允務在持大體挽刁風取其

渠率置之法而餘皆舔談帖括靡有後言矣士  
氣沮於市虎之譟訟莫可誰何公特抗言力與  
伸理而士氣為之一振且也賑貧生肅禮教自  
是彬彬興化焉吏胥怙寵舞文因緣為市其宿  
蠹也公唯彰憲以樹防懲奸以勅法故雖不事  
苛摘即析律文致之徒無能置其喙而武斷懷  
賞者不敢窺縣門邑號衝劇加以存饑民將何  
所供侍也公乃銳意休養一從省約奚但過客  
即諸上官槩不越禮逢迎而諸上官亦皆諒之  
不以為慢焉租庸不平久矣蓋緣主斷者不加



意而付之吏胥手故其弊日滋耳公獨覈地起租據租定戶則人不得匿地地不得匿租而庸額亦以是均且也手自注編竣即榜示而豪猾詭脫者不得售其計以故無論貧富忻忻然萬口歸明矣凡此謂為釐弊而任怨者非邪其殆解絃宣化而事不避難者邪是故名以實著而二御史之優獎蓋亦徵諸渭民之口碑矣斯不可為司牧任事者勸邪雖然非公之心也余嘗覘公慷慨有大度而律已則砥節履方屹然不可干以私操割有餘刃而臨治則若烹鮮製錦

日悽悽焉恐有所傷此其心蓋所謂愷悌父母如保赤子者而聲聞功利之會豈其所計邪嘗觀遷史循吏傳如孫叔敖公儀休輩皆為相事然不過儉以自奉日與民圖便事爾矣今觀邑令所職其道固不相遠孰謂古今人果不相及哉公唯持是以往宜取孔子所謂晷月而可三年有成者貽渭人以永賴之惠即渭人益有大幸而公所以仰副 聖主鹵顧之托者寧不在是乎諸君具述以贈公意有當於公矣若由茲而登薦剡躋樞要固公之餘事亦人人能言者



諒非公所願聞於余也

其霖應禱詩序

其霖應禱詩為際虞崔侯作也初崔侯治渭當  
荐饑之後澍雨隨車二麥始播越明年春夏之  
交彌月不雨疲黎待哺麥且未實侯用為懼乃  
力疾畢誠禱於應祀之神瑞祝甫陳甘雨輒應  
遂成大有於是農人喩然相慶途抃而巷謳焉  
蓋胥喜雨之應不曰天工而曰我侯之德云邑  
士大夫聞而感焉采以為詩泠泠纍纍得若干  
首文學蕭子輯為帙持以視易谷子易谷子曰

嗟異哉有是乎聞之詩者天地自然之音也今  
夫閭巷之謳一唱而群和者其真邪是民之用  
情而古所謂風者邪然非詞人采而著之篇什  
形之吟咏則和氣不宣民情不暢也是故觀風  
者即民謠以察俗即士詩以察政有政斯有俗  
有俗斯有風詩安可廢哉余嘗稽古司牧憫旱  
而致禱者亦衆矣其或行部雨隨如戴鄭二公  
者有幾雨矣而斯民謳且戴之如束祝二公者  
有幾民謳矣而士大夫采以為詩登歌稱慶如  
我侯今日者有幾嗟異哉有是乎民謠非誕士



渭上紀事 卷八  
詩非諛天人交感之際豈易語哉蕭子躡之遂  
述為序而附余詩於帙為他日觀風者左券云  
爾若侯之德政所為與天通者則南岡薛君論  
著之矣

送際虞崔侯入 覲便歸省親序

萬曆己丑月正元日天下諸司當遵 制入  
覲上計渭南距京師餘二千里而遙邑令崔侯  
迺先期月餘戒行且將道其間慰倚門之望也  
於是邑大夫士發焉而屬贈言於余余聞丈夫  
之學道也惟忠與孝其用於世也惟求盡乎忠

與孝焉爾矣迺或縻於官守或局於顧養得於  
彼不克兼乎此繫將何如其為情哉昔人謂王  
揚不失為孝子王尊不失為忠臣固亦有味乎  
其言之矣然勢不兩全道不並盡不知二子當  
時俱能慝然無歉於心乎否也余嘗於此不能  
無餘慨云侯茲述職以覲 天子之耿光而因  
得省其母太安人以紓暮月瞻雲之思不為奇  
構盛事哉且恒情每急於內顧而便道不嫌於  
所私迺侯之心則有大不然者侯嘗過余譚及  
太安人苦節九熊事今顧遠在千里外又曠定



省父輒悒悒怛在容若不能一朝居者余為之解曰漆園距北上通衢不數舍而近行將取道省視不為迂及期入 覲不為慢不亦兩得便事乎侯迺悵然應曰是先親而後君也非所語于臣子急公趨事之節也吾將報政 闕下而後承顏於北堂庶其無歉於心乎余於是怏然嘆曰侯其達於忠孝之大致矣夫侯以治行上之冢宰冢宰廉而上之 天子曰維渭南令荒政飭矣疲黎蘇矣學校興矣恤孤植弱善者章而惡者瘳矣兩造頽質四境宴然是循良之

最也 天子必動容嘉嘆錫宴寵褒以為百有司風焉不為人臣之殊遇至榮哉然後捧 勅命過梓里登堂壽母戲彩為歡且以所述於王庭者述之於膝下以見無負於丸熊之教余意太安人必忼然大悅謂侯外不失忠內不失孝又達於緩急之致若是也自是遂志安節優游天和而眉壽其無疆矣又不為人子之至樂大願哉雖然簡書在念則桑梓不得滯其期菽水縈懷則官守不能專其志是故板輿迎養往哲為之侈譚襦袴載謠赤子為之繫望渭人之



思侯不猶侯之思毋乎侯其與奉太安人策馭  
邇來以慰我渭人之思可矣侯行矣侯夙以懷  
保為心者能不念之哉能不念之哉諸大夫士  
跽余言迺命載筆者濡素而張之祖筵以為贈

贈際虞崔侯入 觀序

今 主上持三載述職典以殿最諸守土吏凡  
五舉矣所宵旰旁求循良圖蘇民瘼者固惓惓  
至殷也來歲履端復當勅典舉事我際虞崔侯  
將偕萬邦群辟上計 闕下以對揚 明命蓋  
榮行矣於是察佐諸君過余問贈言余惟循吏

之傳始於兩漢解者曰循順也上順公法下順  
人情也今攷傳中所紀功緒皆執事良法期在  
宜民而刻責苛媯者不與焉此其德意可想見  
已渭在關中往稱衝劇巖邑然士尚禮義而民  
急公家令此者率以治行徵列臺省亦善地也  
顧邇來治尚操切乃好事者譁言豪右梗治此  
其故余難言之矣矧早延三歲逋亡十之三四  
室家懸罄公私困憊則謂渭為難治也固宜茲  
維我侯以撫字存心以容保擴愛以招來樹風  
而又緩催科議賑貸務俾實惠泓洽於窮黎豈



唯荒政宜然即乘霜雪之後而鞠之以和煦謂  
為通達治體非邪然且絕苞苴均租庸平獄訟  
興學校明若懸鑑斷若剗犀而它比橋處者咸  
愕然驚伏無所容其奸蓋又嚴以濟寬善用蒲  
鄴之治矣揔之上不韙公法下不拂民情也非  
古所謂循吏者埒乎以故未朞月而兩膺臺獎  
首登薦書聲籍籍動轂下矣頃之 天子坐明  
堂受群吏計太宰以循吏治行若干上而我侯  
諒當褰然居首 天子寧不拊髀嘉獎且命太  
宰筆之銓簿為待 召公車地也當是時或舉

召對之典以廣咨民瘼侯其何為之辭夫渭地  
視他邑差侈民亦稱庶矣顧獨務本業無大賈  
即貿易不越疆又唯布粟無他珍異物以故閭  
閻鮮蓋藏供侍無遺力一遭旱沴即羸此尚載道  
所租輶又悉邊儲司牧者不得少貸屬雖量蠲  
而今復併徵且米價石四錢賤甚矣即富者罄  
所穫以輸公家至苦矣竊恐再一不熟其逋亡  
可往歲比邪及今不預為之處後將若之何侯  
嘗息然殫慮訪古常平法酌以時宜大都歲饑  
則出粟易值而值則減歲稔即以值易粟而值



則增且也保釐者發帑易粟備賑又即以錢充  
賦如增值例令民入粟於庾此其隨時導利惠  
流法外為永賴計豈夷所思也哉侯宜具以聞  
上必惻然益加嘆賞詔大司徒解紘易調訪漢  
蠲租議賑故實參以我侯通變宜民良法著為  
令甲俾減澤旁逮部屋即渭人永有大幸且命  
風示海內守令悉如我渭邑之政即侯所懋宣  
德意以仰裨 主上康阜之治者又奚翅一邑  
云哉侯行矣余其躑望之矣

崔侯兩試卷序

崔侯者夙稱東明傑士也往東明有給諫石公  
者當 穆廟時以抗疏杖 闕下中貴人挾  
上怒欲甘心于給諫而友人穆公方為司空即  
遂闌入以大義激緹騎朱帥毋得死給諫甫杖  
畢中貴人群詈給諫箠榜交下穆公迫趨前蔽  
掖甚力辭甚直中貴人稍稍引去而給諫得生  
為編民矣穆公遂乞骸骨偕給諫歸東明當是  
時余養疴山中聞兩公事輒咨嗟歎慕云夫臣  
不負忠友不負義此天地正氣立身大節而脩  
辭敷政悉所由端也然在昔且難之矣今



上丙戌崔侯以進士領不腆之邑余聞之乃私謂曰此非石穆兩公里中士邪此必習兩公而興者既見侯竒偉倣儻且稔為兩公門下士洎治期月而歌樂只頌循良矣夫兩公事彪炳宇內人知為忠義冠也抑知其立言經世睥睨千古發于忠義者素哉侯負慷慨之氣又獲論說其間當必有雄辭偉畧以範我渭人者蓋用治卜之也而館甥楊子光訓與侯同年進一日過余曰侯游思竹素竊意著述盈緗帙矣顧秘莫肯傳間得兩試卷庶足端士習起末倍訓不敢

為帳中之隱輒付諸梓敬以序請余不敏景注兩公且廿餘年所迺今侯口其事猶令人爽然自失而侯之治又能紹兩公之志侯自大重奚俟余言揚子請益力迺受簡曰古稱賢良莠士蓋緣經術飾吏治也慨自仕學分而言行不相顧遂令取非所用用非所取大道弊而吏治隳所由然矣今觀侯之文精醇爾雅大約因理鑄辭不以辭掩理而直氣勁節斐斐符於治行所謂彬彬君子達於有政者非邪信足端士習起末俗矣誠兩公門下士哉余陸沉湖海不獲見



石公然幸見穆公于銓署時揔之皆竒烈丈夫也今石公晉大司空為國元勳穆公退依漆園圖千秋之業侯也繩趨矩步異日者功業文章可勝道哉可勝道哉

續渭南縣志序

余續渭南志蓋唯勉緝先緒云初余世父瑞泉公撰渭南志在嘉靖中義例倣之遷史評者稱其有良史才謂足傳信也顧余顛蒙曷能贊一詞然源厥絕筆今越五十季所矣肯事民生官聯文獻逖然而來泚然而往儻忽即成今古不

有紀載恐竟湮沒後將奚觀焉以故張侯士隆嘗稽典悼闕屬余論著余不自揆謬為搦管顧久之猶然未就崔侯明甫繼至會歲侵綏逋未遑泊期月化行惠洽適儼然臨况欲竟前諾於掌二侯之重邑乘固殷矣且也當世父作志時嘗曰續述渭陽父論撰之意以俟後之君子乃後世父脩文越廿餘年先大夫亟圖續述顧垂老未暇益嘗慨嘆委之不肖云嗟乎迺不肖今又老矣又閱年所多矣顧猶悠悠不就先大夫之遺命謂何二侯之托重謂何余為是懼輒詳



致百家衆氏博詢里中長老并舊志所載故實  
僭加增削附以管見即事分類為目一十有二  
總成一編題曰續渭南縣志凡以仰副世父俟  
後之意暨先大夫之遺命云爾第媿才非史筆  
識譏方聞知豕罪豕其何說之辭若更加刪潤  
以匡未逮垂不刊之典仍有俟於後之君子

刻諸家僞語序

考功穆敬甫錄諸家語之僞者彙為一編以視  
門人渭南令崔德嚴氏德嚴卒業屹然有當於  
心遂捐俸鐫梓圖廣厥傳乃以叙屬余余覽之

愷然嘆曰思深哉選也藉是可以開發後學矣  
夫自六經章而虛誕之言斥王霸辨而功利之  
說微謂非斯文顯晦世道升降之機邪余嘗滌  
觀六經之文其理精而不秘其事該而不誕其  
詞達而不崎其氣克而不餒其格正而不乖蓋  
隆古立言遠乎不可及矣秦漢去古未遠流風  
餘韻厖然猶存魏晉以下競尚雕龍漸涉靡麗  
而氣格日漓迨宋則矯以理學雖譚道輔世卓  
有可觀而氣格又不逮秦漢遠甚我明人文  
丕著學士家類崇古作圖邁前脩不亦郁郁稱



清上經和 卷八  
盛邪顧勾玄者驚高遠而不知荒唐無實際探  
鬱者尚竒崛而不知理道有真詮敬甫蓋為是  
懼乃遍閱諸家語錄其雋者類為八卷且評注  
之若曰老之虛莊列之誕韓之慘管之霸呂覽  
淮南之雜固業儒者不取第諸篇中不無近情  
理切治道而竒聞異見亦有氣格雄渾足振世  
習者殆不可盡黜也矧孔孟闢異端未嘗及老  
子且稱管仲曰如其仁即此則他可推矣乃若  
桓寬鹽鐵論詳究治亂痛抑貨利誠有味乎言  
之也顧其目冗而辭繁不如約言之便閱故唯

錄其雋者亦謂有當于理道氣格云爾今夫斲  
良木者不以蠹弃攻美玉者不以瑕捐錄善言  
者不以駁遺嗟乎茲刻出學士家倘善用之則  
明經摘藻之際揆諸浩氣古格當有裨焉譬之  
大將善陣紀律既正而執幟者登陴一鼓其於  
三軍之氣不亦倍有所助哉余不佞重遠德嚴  
之託輒妄述鄙見若此請以負之敬甫其然邪  
其不然邪

備體秦帖序

際虞崔侯令渭南三載政成境宴在公多暇間



乃游神文學注意六書遂訪自西京旁及諸郡  
邑凡樹有貞珉稱名筆者即捐俸構榻積之歲  
月計所獲八十有五種彙為十卷釐為二十有  
二卷題曰備體秦帖蓋源自秦漢下逮勝國之  
季年歷千數百久矣兵燹之燬殘風霜之剝落  
不知有幾今所存者且宏富若是即僻邑窮微  
睹聞不及者不敢盡謂無逸則亦足稱大備而  
侯之心其慤且殷乎昔李陽冰操筆反古妙若  
神為時人獲者積而藏之名為墨寶嗟乎是唯  
一家書耳茲則撈羅千古體備諸家而六書之

灑展卷在目其為寶又何如余嘗慨寓內法書  
種種不可指數而家傳戶習者唯閣帖稱最第  
摹臨四出真意漫失當時內府榻本又不可卒  
得至東書寶賢濫觴甚矣是帖皆拾之古碑殘  
珉鈎畫未湮丰神可即侯其千古之忠臣邪嗟  
乎詎止是哉他日睹侯裝褫石經一帖置之座  
右益信侯仕優則學又不徒在操觚臨池間矣  
余故惓然嘆羨母容數焉詎可與俗流躐躐簿  
書者道哉

賀崔母楊太孺人六十榮封序



際虞崔侯令渭南三載績用有成兩臺疏上  
闕下若曰渭南令清操實政卓然循良考上上  
疏入 天子下太宰覈如兩臺言 天子嘉異  
乃 勅進侯文林郎仍贈父養廉翁如其官封  
毋揚為太孺人蓋萬曆庚寅冬也明年春遽使  
者捧 勅至渭上時太孺人年且六十高矣古  
所謂始壽時也即渭人士凡在侯怙冒中者胥  
喁喁歡呼稱奇構焉於是文學龔子輩率諸生  
過易谷南子問所為賀者易谷子嗚然嘆曰於  
休哉誠孝子所至願人生之奇構事也余嘗壯

遊趙魏之墟尋又沃被侯治教久以故習聞太  
孺人蓋有四媿三難云四媿者何明章母道闡  
範肅雍一篤生賢嗣亢宗若訓二忠孝起家榮  
壽並臻三霜節堅貞貴不自滿四三難者何夤  
坤道也類暱慈順而能儼然訓若師保一政專  
閭內類尚蓋藏而能恤貧好施予二世有忼慨  
殉夫潔身一旦或飲泣撫孤以圖綿先績者孰  
謂非義然茲變也亦常耳唯是九熊茹苦教其  
子為世聞人以昌阜厥宗此其操猷步孟母遺  
風與皓魄曄曄爭光即烈丈夫莫過者三於乎



余觀於是而知天人之際不容誣矣聞之養庶  
翁敦仁種德積而能散蓋趙魏之豪也顧方強  
即世人謂天道不可知矣乃太孺人識洞大體  
茹苦訓子俾為良有司最維時 寵命載錫幽  
明並顯然猶儉素貽謀愍獨振窮此固德壽無  
疆之徵也矧侯宏猷偉望自是游陟樞衡顯揚  
莫既而鳳毛麟趾且日振振未艾即天眷有德  
又可涯涘爾邪是故三難備而後四媿彰此本  
本水源人定勝天之道非有所徼而然也如是  
而曰天難諶然邪否邪先是侯輿太孺人就養

者再乃太孺人縣念漆園歆督仲叔子學復興  
之歸今年季夏六日其壽辰也侯將戒佻捧  
勅書冠帔泊諸大夫士贈言馳上於家以紓瞻  
雲遙祝之思余唯是舉也當為太孺人訓子式  
穀永有令名慶為我侯移孝為忠永錫爾類慶  
又當為 聖主崇尚孝治親民得人慶乃若奕  
世之寵榮門閭之光大類能言之余意太孺人  
茹苦訓子永矢遠期丕報夫君之志豈止是哉  
豈止是哉

贈高陵尹魯軒彭公兩膺首薦序



唯是與 天子分民而治者責在二千石與二千石分而治且最親者責在令夫令也懋宣德意導揚風化一邑之生命安危係之其任顧不重且鉅哉往哲喻以烹鮮製錦蓋誠慎之也是故始仕而治行宜民則部使者為檄旌之以勵其進遲之朞月而治行漸懋則部使者露章薦之以揚其賢又遲之而上計考成治行卓然異矣則持衡者疏之 天子召陵臺省以大其用蓋勸典日益崇而諸有司視之益躬躬無少怠以故德惠旁洽於海隅而 昭代監古之治

獨稱隆也顧近世蒼素頗淆往往飾虛恢以亂聽睹坐是 德意不流治化壅而疲黎困矣余茲觀於彭公豈非古所謂循良而為今所罕覩者哉初公之蒞高陵也會歲游饑民瘁而敝公乃戚然在容若身蹈湯火然亟請發庾勸賑全活者衆里中惡少竊掠無忌公縣追捕之賞無一人能幸脫四境稱案堵矣公與人眴眴可親至視事一左右顧吏抱牘莫敢仰視而舞文者不得置其喙聽訟不事苛察然剖擊刁猾不數言而決雖鄰封疑獄咸相率願負成焉旦夕造



請播紳先生虛心折節情至款洽矣而卒不敢  
干以私念學宮頽敝士無所依也遂大為更新  
而身親教之脩古文興禮樂何彬彬盛舉也邑  
在關中最號衝疲公乃請留站銀千餘以佐郵  
傳又一尚儉素諸使者過不踰禮逢迎而疲黎  
為之頓蘇租庸不平其積蠹也致使強者食不  
稅之田弱者負無田之稅公日夜焦思立為畫  
一之規即人無匿田田無匿稅欣欣然萬口歸  
明焉至諸所建議足稱石畫謂與治安天人並  
傳可也未幾鹽茶直指吳鍾二公廉公之治行

卓然異也胥露章薦之而公獨裒然首列矣通  
邑之大夫士懽然樂公之令聞上逮也於是呂  
君劉君函使旬余言為賀夫以公之循良薦章  
交至而且奔走乎通邑之大夫士也顧不足為  
公重哉方今 天子銳精治理宵旰思耳目之  
臣旦夕且 召公矣其如邑人士之失怙何諸  
君聞余言愀然嘆曰先生述公之治高陵也誠  
詳哉其言之矣且先是公嘗治肥鄉循良之績  
久在紀錄 天子物色之非一日矣高陵人士  
誠怙公若赤子之於父母然者胥欲上書 闕



下效古吏民乞留焦延故事可乎余聞之悚然  
若有所失也已乃為之解曰今夫干霄之棟栴  
構棟梁者寧肯姑舍之哉所謂旦夕 召公者  
也行且大用之矣

送邑侯際虞崔公應 召北上序

萬曆壬辰秋吏部以臺諫員缺 上聞徵取天  
下治行之優者於是渭南崔公即以治行與  
召中報至邑人士若烏離之失慈母也若寒夫  
而失冬日之暄也頻行僚佐張君輩造余問贈  
言且曰公治渭南蓋六年云所為諸臺司薦疏

與移檄相勞者蓋更僕未易數也治行可按矣  
將何道必獲乎上必所施輒效也邑廣袤不啻  
百里即終歲數十輩不能徧陌落何以皆如其  
身家至焉者人不敢欺欺必擿乎往歲大侵殷  
于關塞轉徙亡窮時必以發倉無所足之富者  
終歲守困藏轉相引避冀逃勸分不則威劫恣  
從期在必輸富者輩以輸自免旋為輸而愁怨  
繼矣本以利之反以害之柰何以易之也承平  
之民不講軍旅即事存演武而遺趾載湮已氏  
率建標張幟于郊關沙淤之墟苟且旦夕非便



計矣而經營有度何以應焉驛傳西接新豐諸  
過者率假道鹿苑以杜轆轤而道里綿遠疲于  
奔命往者不問疾苦一切應之如委笱阱即欲  
挈勞較逸竊恐它邑令長得以口實今何不四  
顧而得息肩于一日也崇雅興學旌賢勵俗唯  
上為之自期會于簿書奔趨于酬應駢至迭出  
日亡虛晷誰暇哉從容論說風化是篤平日黠  
虜內侵涇渭之間方輸旁午幕府下令戒嚴迺  
先期竣事以為它郡望而民弗擾余曰凡此者  
公所由以為治行者也公固以變詐嶮巖人各

一心使家喻戶曉慮有難周孰與開誠布公不  
言而化之為得也通便宜民莫艱于無歲視羸  
羸皆吾赤子曷忍朕此益彼頌怨交作故歉則  
粟出值入稔則值出粟入出也常增入也常減  
公私兩利矣彼其深謀遠慮視演武不容少後  
畫地築垣輪煥載飭三令五申恨不倂名王執  
貴人者至于釐正傳舍其設心以為我曷忍竭  
小民力以委隨諸往來為也百世之利家尸祝  
之矣而興學士奮旌賢俗醇蓋唯滄抱可服乎  
衆志唯勁節可厲乎頽風方輸及期戎事允濟



此其勞心焦思旅食露櫛心同演武志切公家  
類非俗吏所能識也凡此者皆治行之優也是  
以事無巨細罔弗理諸臺司使者罔弗信紛委  
遣付罔弗安獲上收效職此故耳不然閱歷幾  
六載諸臺司踰十數輩而薦疏旌書如出一吻  
難矣公為人持大體戒苛細腹腸洞豁如朗鑑  
秋月纖翳靡留至經國大畧邊圉大計又罔弗  
言言中肯窾焉嘗謂余曰今之論事者非踟躕  
利害徧燭浮沉則度索崑詭獵名釣譽至協機  
宜關社稷陰回人主之聽陽甚直諫之名蓋寡

寥焉余聽公言誠擊節歎之公行而補夕郎之  
職陟清禁之班矣豈以今日顧畧之邪昔陸贄  
尉渭南陳五術八計等說甚具王禹偁為諫官  
上禦戎十策夫贄以一尉視人主尚隔九閭禹  
偁禦戎猶在臆度今公揖讓人主之前既非  
贄比其于西夏窘急之狀又且石畫而飽諳之  
矣余也既不能循借寇故事為渭人上咫尺之  
書又未暇願公救菑恤危為它方建長治之策  
第粉榆之患近在眉睫且延企禦戎十策且晚  
下關中也



續逍遙園集序

考功穆敬甫著有逍遙園集行於世久矣門人  
崔德嚴氏治涓之暇嘗以視余得卒業焉大都  
格古詞雅不為勾棘炫竒語余竊有槩於衷而  
憬然慕也輒寓書於敬甫曰聞之先達云國初  
文體懲宋元靡麗之弊唯敦崇淳厚顧質勝於  
文非中道也沿至弘正間北地信陽並執前茅  
而古作為之復振自是華下操幟寓內向風要  
之弗叛往度弗乖理道而好古崇雅之作固彬  
彬稱盛矣邇來文勝於質乃或不究情理徒尚

高談甚至詞競勾棘論援虛幻令人不能句解  
意會以為竒勝不知竒崛勝而渾樸之風斷漸  
盡矣今觀敬甫之作獨能祛弊信心毅然復古  
余故有槩於衷而憬然慕之也頃之敬甫寓書  
於余娓娓數百言不以余言為非當且搯腕於  
近習而嘆正聲之日遠又遺余七言律二章擬  
作郵筒之社謂為海內知己非邪無何德嚴持  
逍遙園續集詣余曰考功先生屬為脩文郎矣  
爰梓斯集用傳不朽吾門人者責也惟君知吾  
師願句一言弁諸首余聞而歔歔不能辭既卒



業則前所遺書洎詩具在集中感今憶昔輒又  
慟悼者久之嗟乎余方期與寓內同志者締文  
盟而推敬甫執牛耳胡天不勅遺乃俾陽春白  
雪溘然絕響邪雖然載玩續集乃敬甫晚年所  
著而邃蓄欲議雅調雄詞無異前集即敬甫好  
古篤信垂老不倦可槩觀矣昔孟子闢楊墨而  
宗聖道昌黎稱其功不在禹下昌黎排佛老而  
闡正學史傳贊其當與孟子齊功何以故蓋其  
時皆值文弊質窮橫議紛呶如洪河東注而獨  
能屹然若砥柱之回瀾其翼斯文以匡世道非  
淺歎也今考功亦當文勝滋弊時而能力祛支  
辭以衛斯文之正脉即謂其功埒昌黎也又孰  
曰不宜嗟乎聞之穆叔以言與功德並稱為三  
不朽然則言之不可苟也如是夫

賀仁菴謝公配李孺人拜 恩序

仁菴謝公配李孺人齊之德州人也子曰高陵  
君以射策甲科為郎治高陵有聲越三載以績  
最得 封其父母用是仁菴公以子貴如其官  
李封為孺人先是邑薦紳先生已屬文賀高陵  
后矣詳在武功李大夫語中茲欲章燕翼之善



復圖賀仁菴公適介刺少蘭劉邦伯者至余謝  
不敏辭劉復介余季子師仲刺且再至余惟越  
在草莽卒不獲悉其所為理適猶子企仲謁歸  
言高陵治平爛熳部牒人言稱長者季子與孫  
居益亦嘗道邑界中從邑父老習聞高陵之治  
大歸左鷹鷂而右鸞鳳所謂安之非治之人未  
嘗不稱其為長者也暨覽劉邦伯所為述乃知  
高陵君之豐施玄澤皆自二尊人始也語曰培  
塿無松柏衍沃多茂草嗟嗟謝氏可謂賢哉嚴  
君孝哉令子矣始仁菴公抑首授書李孺人泝

泝操作恒脫簪珥以佐公學即以其學夙夜敕  
高陵君得成進士拜今官而仁菴公亦以經術  
顯於世且惴惴念高陵君一或陷於跋盭遂散  
屣其官逐子高陵嘗為之訓曰吾每有志國家  
事至扼腕咄嗟柰數竒何兒誠不負吾志與自  
為等即偃仰丘壑吾無憾矣此其誼將與韋扶  
陽馬伏波同軌李孺人日居郡邸簡飭如家人  
嘗聞高陵君鞭笞一吏民即愀然不樂曰兒若  
以東海為足尚乎我將不忍以此博賢智之名  
此其誼又當與嚴嫗雋母同稱今者仁菴公拖



青紫冕而冠李孺人翠翹霞帔俱英英霑一命之榮高陵君日受令承教怡顏順志將歲時伏膺擊鮮脰哉鞠臆而稱萬年之觴顧不樂與善夫田生過之言受於君致之親凡事君者以致親也若高陵君者可謂能致親矣敢以是為高陵君賀載觀來述纚纚累數萬言稱其邑父母不啻口一時未見卓越若是乃嘆曰昔者齊君命子竒治東阿追者知其無慮蓋曰所載皆白首也今者仁菴公與載獨白首也乎哉又敢以為邑薦紳先生賀乃作頌三章以代祝口其一

曰明明謝公厥初申伯纘緒亢宗迪子華國人倫之表維民之則胡不萬年奕世載德其一曰泰山巖巖東海悠悠樂只君子之邁之軸曰維鳳凰亦集於丘鴻飛冥冥于何則求其一曰苾芬荃芷琳瑯圭瓚身負日月心逐霄漢有子名邦僉曰良翰遐不眉壽雲蒸霞爛辭既具使使報邦伯所季子前曰昔郭解輕俠之雄耳尚不以一居間奪人邑賢大夫權父柰何從它縣奪人邑賢大夫權乎余曰然姑置之居數日劉邦伯緝御至且曰必以柳下惠之言為華袞余敢



曰愛吾鼎遂以復高陵諸薦紳先生士

賀邑侯華中郭公兩膺臺旌敘

主上即位之二十年西北多壘蒸徒坐困思得  
慈惠非常之士安養而休緝之至纖懇也當是  
時會邑令員缺主爵詢可使為渭南者僉言西  
蜀郭公公方以射策甲科試政支曹遂疏名以  
上蓋采物望云公明治體習閭閻之故然又達  
情與權甫下車百姓望見咸相謂得公晚以公  
持已平御物厚嘗曰守令所以布公非以遂私  
也所以導利非以恣虐也遂私恣虐百姓不親

紳冕不與不親不與化是用尼是故拊循有政  
興革有政刑清有政訟省有政重辟無辜者復  
生大猾巧脫者竟繩于理有政嘗念士習漸靡  
矣修師帥而氣奮嘗痛催科重困矣減鄉佐而  
澤流嘗寔閭左之勾稽未始以逆當塗為怵也  
嘗賑河決之侵田未始以捐公庾為未便也于  
是邑大夫士咸歡忻鼓舞謂寓內皆若是何憂  
不太平哉公為渭南數月餘答秦父老坐困者  
十餘事輒指邑在容曰不穀委面官下既不能  
即便宜為父老圖衽席又不能具尺一僭自建



明令幽隱畢達安在其布上下也遂條分縷析  
畫若指掌辯若借籌上之兩臺諸監司兩臺諸  
監司手其牘咸相視嘒噫以公識體之通儒循  
良之巨擘也遂下邑中及它旁郡悉如渭南議  
即旁郡含冤莫白者皆願公一鞫以公多所平  
反罰捐而刑不濫分章旁午公迎刃不擾焉夫  
從古以來厲精之士非少矣然實惠尠覩者坐  
有病四馬事在可行下居其益上居其損左顧  
右眴怯心旋生此病一急于表見崛詭熹事而  
浮名頓起束溼為共睚眦自得此病二志存縮

胸心屬憊疑發謀建功未尋福端先慮禍首此  
病三義利之會間不容髮剋核殃民埤汚利已  
譬之入市攫金不見其人此病四斯四者固蠹  
國之階棄節之突也公獨嶢然無一于斯故能  
惠可實霑事有成績親如冬日清若寒潭士多  
誦口民甚憎喙今之君子寡見其儔矣維昔嘉  
靖之李率稱引張肖甫之在魏何應岐之在秦  
並用百里顯名余幸見二公習其行事張揮霍  
而嚴毅何豈弟而精醇竟之皆抗跡百寮之上  
揖讓 人主之前猗與盛矣藉令二公而在斯



今必謝公為弗及異日者勲庸物望固不啻分  
軌程能比翼論烈矣豈可數數見哉余以二公  
皆蜀人與公接里閭故輒及之云中丞姚公侍  
御徐公廉問部內治行殊絕者寵異之遂移檄  
交相勞公以勸餘者辭甚具而學博母君李君  
王君率諸生臨况徵余言以賀余遂次第其說  
且申之曰余昔祇役益州陟劍閣泛錦江拜穆  
清祠下重咨嗟也夫蜀信多才若相如子雲率  
虛誇玄渺無當世用至萬邦為憲孰逾吉甫已  
而過塗山下三峽觀八陣圖則歎武侯以命世

奇才迺功業盡在三巴千載下令人低回不忍  
去旋乃頓轡建平進諸生校之其博雅不謝相  
雲而一根于理道私意必有慕吉甫武侯興起  
為世用者時公方在隆中未獲接其論議詎意  
不腆之邑得借覆露私衷習習萌動想見益州  
山川之勝匪虛而已也人言公以己丑得意春  
官念太君未遂安厝輒跨馬以歸蓋三年往也  
若然則與世之耽耽五斗者其澹漠益又遠矣  
語曰深山饒良材大海多明珠其然哉其然哉  
賀邑侯華中郭公考最榮膺 褒典敘



清上經系 卷八 十九  
侯既領渭邑三載報最矣臺使者疏留之以其  
最上考功令考功令上 天子 天子異之賜  
璽書褒予侯階為文林郎封其配某氏為孺人  
乃滌厥本源贈侯先君子太翁如侯秩暨其先  
母某氏為太孺人足稱榮施矣於是不穀從邑  
薦紳後造侯奉卮酒為壽已廼學博黃君輩率  
諸生族而謀不穀言蓋不穀嘗讀漢史至元康  
神爵間未嘗不再三太息人主之究督吏治也  
歲一再下詔獎予勤事吏二千石至六百石增  
級賜爵蓋屢屢焉其蚤者不至畏其難久者毋

遂急于易為民牧者不使輕于視吾牧儼若人  
主之親坐堂皇之際而鼓舞之也故天下之稱  
吏治者率歸元康神爵夫與人主分而治民者  
守令也與守分而治最親民者令也令去執經  
為諸生時大歸不過一歲所抗顏吏民上一邑  
之生死利弊屈信恒繇之不亦重且要哉故始  
至而稍見其長則臺使者檄相勞以示予也稍  
久而績用著則臺使者露章薦之以示進也又  
久而政既有成則 天子賜勅官其親超拜為  
給諫御史以示報也以令較之才三紀其勸典



日以新故其精神日以提擻而忘其急其下之  
視之亦日新而不敢輕甚矣明治之似漢也且  
夫漢所稱良吏者亦唯是政平訟理庶民亡嘆  
息愁恨之心已爾今之為郡邑長吏有則不近  
利害視勢取附巧為繫援無米鹽之功而竊高  
第之賞不則昏昏無辨吏緣為奸之提衡之術  
而病神明之頌有則迂濶聖化鹵莽勸課欲治  
之急躁不自持雖有喜功趨事之心而無涵育  
漸漬之善不則牽于猜忌馭于嫌疑微見其友  
士之名而惟恐昵之扱綸錯餌不可以得魴而

仁賢沮矣今由侯所為政觀之渭嚴邑也當關  
中孔道若諸長吏若中使者冠蓋相望百姓罷  
于奔命輒援禮交際以道自持視它選悞吏意  
未及色奉之如機過浚民以市繫援為者何如  
也明不以晰秋毫察淵中矣而下車視事以來  
何宿之蠹不掃而更摘而發也邑固多訟亦亡  
甚沉命坐累之弊往一切造對見法輒取奏成  
於手中一刀筆吏何難者侯蓋曰吾不忍徼片  
言之譽令無知之民以小故逮于三尺靡爭之  
誼謂何孰與聽其自解使其煦煦自昵之為媮



快乎蓋三年而幾無訟矣至若他郡邑獄所不能決者輒以移侯讞讞而輒又得所欲言而不致盡之情筭掠定之爾惟茲大夫士從遊甚驩而未嘗干以私也謂之俗固如是哉亦侯之善致士然而無取于陽喬魚矣嗟乎斯固所以政平訟理庶民無嘆息愁恨之心者也今天子神聖炳于萬幾賢公卿脩丙魏之業綜覈名實當不翅元康神爵間則侯之以最膺錫典也固其所哉雖然微太翁孰與啓吾侯微太孺人孰與育吾侯微侯孰與成身顯親以化成我

不腆弊邑也詩不云乎愷悌君子民之父母其有父母而籍主上之綸言以榮其父母而不穀伏在部內稱赤子不亦與有榮哉願以是固諸君子以為侯賀

訂正通鑑綱目前編引

自記稱史載筆左右動言書之金匱所藏國家代有若所臚列千古殷鑑廢興又其善志直道而行匹夫奚罪焉大成不可繼矣子長孟堅為漢南董後世猶或非之何則飾采損真炫竒認聖方之一字均乎說鈴唯是史曰通鑑宋司馬



文正公實創爲之紫陽用作綱目編年綴事比  
于春秋爰始命晉取義微乎而隆古闕然近世  
若綱目前編獨載堯以來而諸史會編乃訪小  
司馬補史洎劉氏外史源自盤古參以三皇竊  
嘗管窺殊未足馮柰何能自證于博物君子也  
家食數年陳力具是褒次起于伏羲下迄周季  
合若干卷蓋非敢與有宋二家齒唯以直寫臆  
見俟大方訂焉兩華子曰余往在中秘時援石  
室習掌故即一日著作之遲並世焉猶懼或失  
之况將昭嫩刺于綿邈其若之何不幾爲耳食

者流於乎當吾世而難而距古之世不知其幾  
千萬乃反易其難七觀五例實得微辭左國而  
而還載籍極博辟之蓋橈是用爲翼余采其可  
攷信者著于篇又未嘗不惕然若有所失云



渭上續稿

卷八

四

渭上續稿卷之八



